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三八四・集部・別集類

黃石齋先生文集十三卷

〔明〕黃道周撰

一

詠業近集四卷

焦桐山詩集二卷

焦桐山文集一卷

明誠堂詩集二卷

浩然堂詩集一卷

〔明〕黃道周撰

三一三

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卷一至卷十四）

〔明〕朱之瑜撰

四三三

康熙甲午季冬鐫

黃石齋先生文集

本署藏板

序

古大儒立天地間理學忠孝可以繼絕學扶綱常雖樸質少文後世猶尊之如神明仰之如山斗况著書立說明聖道正人心卓然成一家言則其人爲千秋不朽之人文爲千秋不朽之文尤可尊可仰也吾鄉黃石齋先生天挺人豪英邁蓋世書無不讀理無不格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上溯洙泗濂洛關閩之傳以斯道自任自通籍至盡節中間下獄謫戍未嘗一日廢著書講學明季王汝中李宏甫之言滿天下先生立言闢之以程朱爲正派其有功於世道人心如此立朝寒謬著忠誠大節不肯少貶其道以徇人主雖屢批鱗受廷杖錮詔獄罹桎梏而不爲怵厥後靖節金陵與文文山並烈其忠孝卓卓又如此豈非千秋不朽之人乎先生爲文章源本六經取裁左國秦漢不乞靈唐宋輿博淵通奇峭高古自爲一家流傳宇宙與日星同炳河漢同昭豈非千秋不朽之文乎惜兵燹後編帙散失幸先生門人洪子石秋徧訪見聞垂三十四年而遺文始集向非石秋則先生文章幾如梧葉飄零於秋風矣洪子表章之功尤爲不可沒致生也晚不獲登先生之堂聆其微言緒論自淑其身猶幸得見石秋得讀先生遺文并聞逸事洵爲厚幸顧念先生之文不可不傳乃與同志重加校

正編次成帙釐爲十三卷付梓傳世俾後之君子讀先生文集知其理學忠孝爲千秋不朽之人千秋不朽之文尊之仰之將徧宇內矣明史傳先生稱爲明季第一人嗚呼先生豈但爲明季第一人哉康熙甲午嘉平月同鄉後學鄭玟謹序



金華先生集卷之二

鄭玟

二

收文序

二十年漳上亂如雨夫子之文章欲墜于地猶秋蓬耳學士遂巡未敢言不亦異乎夫子之道忠孝而已矣其孝如曾子及其仕也故其直如柳下其氣似孟子及其死也故其風似伯夷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黃子乎故其學皆可以爲易其行皆可以爲孝經嗚呼斯道不講之日久矣黃子氏出人始知有君與有親以象而易以數而正洪範以詩而考樂以春秋而定禮以孟子而廣孝經以論語而正儒行然後立天人之大業以本于易立臣子之大節以歸于孝經而斯道昭黃子起于漳海之濱教于榕壇而談求仁教于鄴山而談樂性教于榕壇而談格物物格教于梁山而談誠明明誠子弟從之自武夷達于大滌問業者可千人今黃子以忠孝示天下而天下尸而祝之將二十年所矣其文太滿汎猶放失在海內吾黨咸未有一人敢起而收文明忠烈公之文萍散者是海內之所流歎而峭責于吾黨余也生稍後矣始知向學天下已騷一日爲先君洪子鼓枻入江過諸翁之麓得舟中受敬身書以講以習不能終日黃子以畱都之召行雖入江之日淺空山無人還讀我書且憤且樂至今未忘諸翁也丙戌以來少年太苦一節甚微匿兼葭白露中剪蓬頭而爲漁

金華先生集卷之二

收文序

一

復洗硯理洪圖以宣究黃子敬身之指趣作五教之圖以爲經作三極之圖以爲史蓋始于孝經而終于易閉戶看松以撥其義溪惟先子所欲論述而後乃今收其書爲石齋十二書蓋十經與二錄有黃子易象正十有七卷有黃子三易洞璣十有六卷蓋聖人以通三極之書也而易本象四卷亦附離之有黃子孝經大傳四卷蓋聖人以明五教之書也而孝經贊一卷亦附離之有黃子洪範明義四卷蓋王者性命建極之書也有黃子月令明義四卷蓋王者政事因時之書也有黃子坊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禮立坊之書也有黃子表記集傳四卷蓋聖人以仁立表之

黃子集傳卷之

收文字

十一

書也有黃子儒行集傳四卷蓋王者任使知人之書也有黃子緇衣集傳四卷蓋王者好惡感民之書也有黃子三禮定十有三卷蓋聖人以正禮樂之書也凡十經七十有七卷爲黃子之上部然而猶有亡書空力尋之有黃子錄六十有六卷有黃子外錄三十有三卷蓋猶孟子書之有孟子外書也凡二錄九十有九卷爲黃子之下部然而猶有遺文空力尋之嗚呼其于文也爲溫城爲賈生其于理也爲程氏爲考亭至於今日乃兼之故自漢宋以來未有黃子也先子在榕壇掌門人修業事潛心夫子十有五年既知其志行之所在遭時多故乃不得論述門人嗟痛至

于余其譜歷多無所從稽其講貫者常稀其對問者或不詳深念哉而余何敢忘也乃述黃子譜二十有二篇蓋如孔璇與叔仲會之記仲尼凡四卷爲是書之初部乃述黃子講問二十有九篇蓋如冉雍與卜商之撰仲尼凡十有六卷爲是書之終部此皆先子之所授與余所采獲之漳上者頗定治其部居爲百九十有六卷書大體如此矣實未常一日發僞走勾吳於越間力尋之余溪考其亡書有曰易本象者有曰三易軒圖者三易箕圖者蓋以竭易之務今或亡矣有曰孝經外傳者有曰孝經定本者孝經別本者蓋以竭孝經之義今或亡矣有曰詩序正者有曰詩

黃子集傳卷之

收文字

三

揆者詩表者蓋以昭詩樂之務遂暢詩律之說今或亡矣有曰春秋表正者有曰春秋揆者春秋軌者蓋以昭春秋禮之義遂暢春秋歷之說今或亡矣有曰典謨集傳者政官集傳者蓋爲太子讀書而作時在講筵甫奉詔纂書不數月以論楊陳謫官將去國進所纂就六十有九卷書于承華官而去此或未就之書今或亡矣有曰禹貢明義者呂刑明義者蓋以明古之王者未有不薄征緩刑將以入告烈皇今或亡矣余溪考其遺文唯一時書問之好序言與墓石之託四方詩郵之往來最爲多蓋今其人多云亡然一日驅驅窺其庭必尚有人爲人子者必不敢以此沒

其親否則一日驅驅呼其門必尚有人爲人弟者必不忍以此掩其昆否則一日驅驅聲其閨必尚有人爲人妻者必不願以此晦其夫否則一日驅驅索其鄉必尚有人爲人友者必不樂以此滅其友以故求之而或出焉然而收文之日已暮人心非小變也今漳上登遂無復遺士咸遂巡未敢言天下可知宐復一日驅驅走天下之溪山大澤中或尚有人先子暮年亦兩入武夷一登雁蕩聞不見人然後歸臥東山獨任收文將以盡補夫子之亡書今是書乃不得論次亦命也夫而余奚敢忘也憶余十有八妹孟浪雖喜閉戶未能著書先子一日召余曰爲我作洪圖今

真壘集卷之四

收文序

四

易史不作則人無由知本朝歷年之美乃如此今孝經行不作安能使先王之本教遂昭著于天下吾見夫子之爲易孝經多在詔獄中十指困于拷掠指節尚搖搖未續時便寫之至今血猶滲漉紙墨間稍一流覽便如聞有銀鐺桁楊之聲人皆謂其可以禦鬼也故時有一圖之易有一本之孝經出詔獄中人爭購之殆其流入宮中外國者多矣今吾老矣恐不能盡補夫子之亡書爾必勉之因授思以易史孝經行之事退而頗有述焉爲六經六史十二圖以娛老父于空山所謂洪圖今思既孤遭亂益浪家自匿無所日陸陸潛釣澤中荒棄先人所欲論述罪莫大焉時

請鄴山陟諸翁肩望見講堂基盡爲禾黍因悵然過夫子家欲觀其墓下圖書以歸黃氏諸孤謂思既兩世任是書難復辭矣爲移釣川雞犬來夫子家與黃季子共硯論次是書一年而亡書猶未集收文之日蓋已暮矣方斯文之搖落收之如掃秋梧之葉矣失今不務後獨且奈何哉吾先子達行在所時見書之才屬艸未脫艸者多意者今皆招征明堂里之役失之矣其亡于軍中者今過其墟戰地秋風鬼燈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亡于省中者今過其墟銅駝秋風故宮夜雨之際如將見之其亡于漳上與浦中者今過其墟墓下秋風講堂夜雨之際如將見之門人洪

真壘集卷之五

收文序

五

思謹序



黃子傳

黃子名道周字幼平漳浦人少居漳海銅山孤島中後有一石室可居名曰石齋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父青原公母陳皆通經史深明忠孝大義而教之有法故黃子之學起于漳海之濱海內從之問業者幾千人教之皆必以忠孝在思陵間漳海之學天下莫隆焉其學深于天人之際極博窮微皆本于六經其所著易孝經詩春秋數十卷書自漢宋以下諸儒所談皆置之不復道也爰其書獨爲當世貴學者宗焉黃子少貧不能從師其學多出于二人故少小卽善攻苦尚氣節賤流俗直以行王道正儒術爲已

黃子傳

傳

六

任時當安陵間天下猶艾安黃子見儒術之日下知王道之不講憂天下之將亂年十有四便慨然有四方之志不屑屑治博士業必盡讀天下所未見書聞博羅有韓大夫賢而好士其家多異書一日杖策行遂造焉大夫與之語而大悅曰此儒者也今日任斯道者非子其誰因畱與諸子處遂得盡觀所未見書俱錄以歸登天啓壬戌進士爲庶常授翰林編修與修國史實錄充經筵展書官故事必奉書膝行而進黃子以講筵道尊不宐有此遂平步進魏璫目攝之不能難初與文震孟鄭鄮約共敵魏璫後文鄭以擊璫削籍歸黃子以迎母入都在途三疏而三焚之乃

黃子傳

傳

七

請告歸崇禎己巳起故官始入都庚午出典試浙江轉右春坊右中允以疏救舊輔錢龍錫坐曲庇調官龍錫竟得減秩論壬申將出都以易數復上小人勿用疏蓋指溫體仁周延儒也上怒乃削籍歸遂入孔林孟林盡歷黃山白岳匡廬九華諸山浙中門人築大滌書院爲黃子講堂以俟之因畱數月乃去歲除始至石養山守墓三年乃因有司之請以紫陽書院爲黃子講堂而講學焉問業皆自遠而至所謂榕壇乙亥起補原官丁丑分考會試隨乞休不可時方大旱五日內繫兩尚書先生疏請愼喜怒以回天再上求言省刑疏謂方求言而建言者輒斥方清獄而下獄者旋聞言極切直尋遷左諭德兼翰林侍講有疏自劾三罪四恥七不如擢詹事府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經筵日講官命纂集經書進覽爲太子講讀以疏論楊嗣昌陳新甲謫官時嗣昌丁兩喪奪情入綸扉得上眷抗疏劾之及召對與嗣昌爭辨上前犯顏諫爭不少退觀者莫不戰慄直聲震天下黜爲江西布政司都事未任江西巡撫解學龍以地方人才薦上益疑爲黨併逮入京廷杖百下詔獄將殺之戶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相繼申救并杖戍旣而嗣昌敗蔣德璟與周延儒乘間爲上言始得旨赦出以清操力學免戍復官堅辭乞致仕歸鄴山講學

諸翁之下南渡後以少宰召陞太宗伯差祭禹陵出都夢高皇帝至厲聲曰卿竟舍我去耶對曰朝廷舍臣非臣舍朝廷差歸南都已陷乃立主閭中憤二鄭兄弟不出師自請行邊命以閩部招征攜數諸生山信州會七閩及江浙諸門人子弟之兵可四千人而無餉令散去時餉在鄭家朝廷不能問也先生知國事已去遂憤而出師將復徽只餘兵千二百人馬十匹持三十日糧行至婺源明堂里鐵騎數千乘霧襲之一鼓而潰遂被執抗節不屈歿于南京之簷橋天爲晝晦門人賴繼謹趙士超毛至潔蔡春溶從歿未久前常閉口不食十四日不歿乃復進水漿爲詩可

尊聖堂集卷之二 傳

人

數百首有乞字者輒書孝經三二本予之時統兵大帥日夜遣客往勸降良切故獨寬其桎梏加以禮貌使得從容賦詩作字固基如平時如是者三閱月而先生卒不奪也論者謂共三黜不辭剖心一生清苦負土廬墓不營田宅以身許君獨立敢言演歿不悔國亡與亡實爲一代完節之臣可謂忠孝大儒矣所著有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四部思陵時皆已表進御覽其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坊記集傳表記集傳五部及榕壇問業大滌問業皆已刊行于世惟易本象詩表春秋揆疇象在梁山孝經外傳解齊環在大滌孝經贊三禮定懿畜在榕

壇皆或存或亡多不傳又有易筮命詩暑正春秋表正皆墜于明堂里今恐不可復得先生壬午出獄往戍將之楚門人請藏書于大滌先生擬以易象正詩序正春秋表正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禹貢明義呂刑明義儒行集傳緇衣集傳典謨集傳政官集傳爲石齋十二書藏于大滌已而不果今其書多散亡而逸其半今思作收文序以求諸公書及諸遺文而考正焉乃復定治其部居以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坊記集傳表記集傳儒行集傳緇衣集傳三禮定七十有七卷爲上部以黃子錄黃子外錄九十有九卷爲下部乃合十經二

尊聖堂集卷之二

傳

九

錄爲石齋十二書存初志也又述黃子譜四卷爲初部黃子講問十有六卷爲終部皆附離之今是書凡四部百九十有六卷思藏收文峰下先生歿諡忠烈贈太師文明伯凡講堂皆賜表文明書院今鄴山講堂久已廢爲禾黍唯梁山講堂尚存所謂明誠堂者今爲黃子廟在漳浦之東皇與北山墓廬相望

門人洪思撰

凡例

先生經學淵深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孝經大傳洪範明義月令明義坊記表記儒行緇衣集傳三禮定等書舊板已失漳上重梓者月令明義儒行集傳孝經大傳而易象正三易洞璣諸書好古之家尚有藏本

先生文詩甚富亂後散失及門洪子石秋收文海內垂四五十年而遺文始集茲所聚者皆洪子抄本不敢忘所自

古人著書皆門人編集韓昌黎文李漢輯程子易傳楊龜山輯張子集蘇季明輯朱子全書黃勉齋輯今石秋子

苦心表章師書與古人無異明季講學諸君子名重一時士以及門為幸迨遭變故身沒未幾已有倍師而公者如洪子真可風世

一龍巖翁君偕霞家有石齋抄本甲午秋余嘗借閱中多訛字復延石秋嗣君子力攜原本來粵校正方敢登木一余友龍門令蕭叙九好古力學簿書鞅掌不廢纂述常謂黃子文章不可湮沒懲愚乘板以公海內姚齊州趙我山皆雅意表章是集刻成諸君子與有力焉

一是集分為十三卷剞劂精工頗稱善本先生生平所著尚不止此遺文在洪子力家俟再借錄續刻二集問世

先生續騷直逼屈宋詩高古峭刻不襲前人自成一集不特古文可傳不朽當嗣刻以公同好

後學鄭致虛舟識

黃石齋先生文集目錄

一卷 疏
二卷 疏
三卷 策
四卷 議
五卷 書
六卷 論
七卷 序
八卷 序
九卷 序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目錄

記 約 十卷 說 表 傳 行狀 狀 十一卷 碑 墓表 墓誌 十二卷 墓誌 哀詞 書後 題詞 文 十三卷 賦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三

目錄

碑 碣

表 啓

頌 贊 箴 銘 補遺 碑 墓表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目錄

三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一

門人龍溪洪

思

後學龍巖鄭

致編

滇南蕭大成

三韓姚炳坤較正

錢塘趙大增

疏

自明試務疏

恩日上烈帝也子以庚午四月抵京師居亡何遂有出寧浙江試場之命于是浪南子在簾內日與分考諸臣每日出必堂上焚香遙巡北面再拜然後敢看卷夜盡出燭乃散子飲食濡前皆在堂上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二

疏

進卷無私謁一時權貴人子弟莫不咸怨在烈帝初法亦稍密矣試事且畢諡不敢淹乃亟入告自述其試狀以明不欺焉爾

翰林院編修臣黃道周謹奏臣前以給假還山廬墓六載

今春冒難入都恩曰子在熹宗時為史官已任史事者職

賢乞還山天啓五年子告歸始得負土遂廬墓下門人所

謂不養山崇禎三年乃以聞警赴都門開廢于是六載

翼一親覩堯舜此外無復他營比典試命下臣承乏當往

浙江實出臣意表長途竭蹶心力俱枯八月二日始至浙

中既入聞敦明功令諸臣亦知臣孤介無以軟熟相嘗者

看卷皆公堂分閱三日稍就緒分考始各歸房臣獨就堂中翻卷日不離一榻夜深始退如此者十日臣不敢自謂

任勞也至將帥單既拆卷臣猶虛前七人問諸臣凡數次皆云佳士臨時又去不愜意者一人臣不敢自謂任怨也得九十八人皆英茂強半寒士臣既出聞謔不敢淹謹情上聞念臣終歲馳驅萬三千里一意孤行不知世上平陂何似唯有此心可報明主臣臨疏惶恐之至

救錢龍錫疏

凡三

思曰上烈帝也子在史館任編摩既九載至崇禎庚午冬以神宗實錄成得遷官九賜宴禮部而舊輔錢龍錫亦常為國史總裁適以此時非罪下獄言念惻然于歸累夕不寐語館中曰吾儕微勞當此榮施樂輔何幸獨以此時幸甚以詆毀曲枉幾舉朝無敢出一言者疏入上怒甚以詆毀曲枉幾坐重典待命三十有八日章凡三上乃得薄譴調官而疊輔不次矣既五月以禱雨出獄戍定海衛

責錢龍錫疏

疏

二

右春坊右中允臣黃道周昧死謹奏臣尸素多慙感恩滋媿執筆九載未效纖塵猥以編摩分光桂海臣退而感泣思人臣致身自一命而上皆有微勞足塞瘕曠而臣獨無有又流覽古人凡一代主臣必有二三謬謬照耀中外而今諸臣亦皆無有是臣所慨然興歎也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而後不敢言事者一十四年然而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雖人無灼見而梗槩頓挫各自可觀未有一往莫違大小收聲共託默容至于今日者也臣素泥古初出山不知世上經權何似不知羣臣值明主媿阿何故竊觀比來逮繫舊輔錢龍錫拳枯銀鐺對簿法庭搶

首獄吏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此自書傳以來所未經見也上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自非太逆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為引痛也今疊輔所坐循常疎率為罪督攀緣耳督臣受劍制闔外忘君忘親儻事誤國雖磔裂莫贖閣臣坐綸扉遙度邊事不知能否成敗浪浪叩頭比于鬼薪城旦奚加乎先是輔臣高拱嘗以邊功得蔭錦衣堅辭不受曰吾身未嘗至疆場而受上賞即一旦有敗何所逃誅臣疑其言以為不忠由今而觀未謬于先見也凡邊場事最難言勝負相倚一彼一此令閣臣以邊事坐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任邊事又令邊臣得

責錢龍錫疏

疏

三

以瑕罅卸閣臣後之邊臣有事必撫閣臣隻語單詞為質則是綸扉之內割邊牆為殊域也自古宰相生值明時無大故而伏斧鑕者唯漢劉屈氂及先朝夏言耳漢武帝決意空漠南心疑丞相墜北伐之師故一旦破法而戮屈氂世宗決意棄河套心疑開疊撓立修之事故一旦破法而誅夏言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未有一男子據鞍而斫騎牆之案者獨斷然快意于一疊輔輒輔既無歛基引杯之致廷臣又無蹴鞠齒馬之嫌遂使三台灰溺于貫城斗柄銷光于危法每見衣冠相語以目不曰安敢言則曰那得歸天下人心衰颯如此誰復挺脊梁

據安攘之畧者乎為治無多端大要不可使外輕內下慢
上賤破貴今巷議謬悠謂殺纍輔為毛文龍報仇朝廷自
為神人據憤何會計一罪弁然物情既如此則邊將必驕
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為毛文龍報仇猶可
為劉興治樹幟則不可借一閣臣為邊臣今日示前車則
可為政府異日開後阱則不可且自陛下御極以來輔臣
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間寧有幾宰輔而三年每降愈
下至此當堯舜盛時岳牧舉繇貽禍滔天浮沈九載能無
事蹟往來放殛之餘未聞岳牧係累煩臯陶之聽也人臣
事主自以堯舜為師秦漢而下有何足法陛下即欲整齊

黃石齋先生文集卷之四

疏

羣臣敷求言功不過倣虞廷故事令諸廷臣各陳時政考
詢屢省因而澄之何材不服即欲威柄獨運綱操海宇但乘
輯瑞之期雲日在望綱舉條貫別貴賤辯重輕親渙德音
俄頃釋滯嘉與更始使天下噩然誦如天之仁神不殺之
武何必囹圄憤盈孤卿駢首令四尺傳者謂天朝獄吏甚
貴士紳甚賤乎今天下漸多事人心漸散彼此顧望胥怨
一方臣閉戶半生獨立無徒于萬物無所畔羨臣而不言
誰當言者臣于纍輔未有半刺之投一揖之雅然度其人
中人耳殺之不足明威而徒有損于國且今寇賊未殄東
江方驚決無內誦毛帥以外鼓劉帥之理儻天下遂無才

臣不揣請以鉛刀之黨纍輔罪猶可贖臣請輟

清華歷疆場視要害約束東江收拾遼廣誓得一當橫原

帥以為纍輔減十一之歟臣非不惜身家不愛通顯誠不

忍當聖明之世抱頭客默與蜚帥同腐使後世鯁士笑清

時無人思曰倪文正公元璠言今人多畏禍重其身家黃

皇可以忠言子將抗疏時聞者皆為危懼而黃子獨以為唯我

錫罪案屢有甚明與毛文龍無涉何輒稱代為報仇本朝

不設宰相疏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撫立修葺臣

臣于十三日具疏十八日奉旨詰問臣捧讀驚絕且感且

泣臣簪筆非久命與時違三年廬墓六載出山實艸野不

識諱忌又拘牽文義每誦古人主明臣直之說幸逢聖主

慨諸臣萎蕤無敢吐昌言為國家任事者使當寧憂勞大

僚戮辱中夜篝燈起而手疏不謀于朋友妻子遂疎率至

此重荷覆載未即抵辜得自引咎臣又何言臣至愚昧亦

知朝廷本意為神人據憤未常計一罪弁但馭將之法不

可陰驕其心恐後帥藉口前帥則斧鉞之用不靈亦知祖

宗初制重防專擅罷設丞相之官但閣臣之任自與邊臣

夔別恐邊臣藉口閣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

東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閣臣而引漢事因漢事而及夏

言因念古之宰相無遙制之實而皆收造制之功今之閣

臣無宰相之名而嘗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于胸中匆

卒屬筆約略漢臣鄧公所告景帝之言依稀唐臣德裕所
救楊相之事語意不明遂至失倫了不自覺臣區區此心
但謂國體安尊邊計宜慎士氣摧頽當稍稍以仁禮浹濯
之緩急需材亦使人人奮勵破拘攣冒險阻不妄掩口抱
頭全軀苟祿而已非敢躍冶沽批鱗之名也思曰同奏二
切責曰黃道周前疏以追論罪輔為毛文龍報仇必有所
見至矣議河套立修種種謹奉旨詰問如何不詳答仍
以通詞支飾宜將前疏本意并同奏未盡事
情一一明白同話來乃復上遵旨同話疏云

臣前十八日奉旨詰問臣已貼黃條對引罪前疏所傳道
路繆悠邊臣藉口此實有心者所共慮非必臣孤愚之獨
見也至河套立修事前旨已云豈臣子空言臣亦不敢復

黃道周集卷二

六

言以于重戾然實謹默不敢一語支蔓以瀆天聽二十七
日又奉旨詰問臣惶恐隕越幾不能屬筆然既容臣盡言
臣不敢不盡臣思明主可以忠言有道必多危行人臣致
身明白洞達下不負所學上不負堯舜如有詭詞諛語支
吾左右不獨斧鉞在懸則義影何以自對臣計今歲秋前
奔走閩越上下萬餘里不悉疊輔罪案先後但以前月二
十六日得與實錄恩賜宴禮部而疊輔適以此時下請室
臣私語吾輩微勞受此榮施疊輔亦常為總裁不獲帷蓋
言之惻然歸不成寐意陛下聖明初無殺疊輔之心而廷
臣讞獄已有殺疊輔之法恐疊輔一旦瘐死獄中後世不

黃道周集卷二

七

察謂聖主有殺輔臣名遂以十三日謝恩簪燈瀝血此臣
具疏之由始也如曰蓋謝恩而簪燈瀝血此臣
具疏之由始也實錄子實任之九載書成始遷宮允禧未
謝恩而羣小得政大獄將興必使朝廷殺一官揆元老為
之端而事在旦夕舉朝莫敢言子于是日能不謝恩遂兼
建言皆同臣兩疏本意已盡唯多匆遽事情未盡則誠有
之臣思前代之殺輔臣皆非嘉事自征和以至嘉靖千六
百年僅一再見武帝以英瑋之姿決意邊功動如雷霆不
三十年而呼韓稽首世宗以玄穆之識決意寧民動伴造
化亦不二十年而 雖懷育故當時雖有芟夷無損德業
今震疊初敷拯壯伊始養兵多年物力已罄謀臣顧瞻未
有一決徒殺一閣臣無益邊計而殊虧大體傷人心臣自
以幸處堯舜之朝不忍數見誅殛之事因感曾銑之累夏
言傷崇煥之累龍錫忤忤于心是臣回奏中所已盡而有
未盡之事也臣又觀古威順之朝其大小臣工已有愛股
肱重心膺之意故靜則時聞法言動則共收茂實昔晉人
不殺林父而士會以為再克楚人不宥得臣而文公喜其
再敗今 以一小 抵間蹂躪陛下赫然為誅督臣繫
卿貳斤郎曹已當矣而綸扉亦且不免百僚相顧容頭過
身無復左儒禽息貫高朱生之誼即國家緩急何所賴此
完軀苟祿為者臣故不自量欲歷疆場觀要害誓一當橫
原州藉鐘鼓之靈為詞林雪恥為疊輔減罪是臣回奏中

所已盡而有未盡之情也臣書生最懦弱名位不能動人然實誦法古昔不敢隨眾貿聲名于市憶去秋在山中傳邸報見罪督斬帥事眾咸快心臣獨撫膺謂關門之禍始于此矣未幾時而警遂至及奔馳至浙江聞撤回諸道兵臣驚愕以為如此那得退未幾時而灤永俱陷當時諸臣無一人言者及事後乃嗷嗷言之臣怪諸臣摩揣智長坐照智短事後之謬巧乃不如事前之愚拙詩曰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此志士仁人所為於邑也陛下欽明博通今古曾見有平居姍阿無亮直之節而一旦動勦能奏底定之業者乎天下未嘗無才大率牽情面避文網戀

東坡先生集卷二

八

身家者十九畏折辱者十七稍以仁禮浚濯道義感激之心骨既完脅宇自見今東疆之事諸臣所囁嚅不敢出口者不過兩言耳不討則必歸于戰不戰則必歸于款故維討可以制戰維戰可以制款討無成謀則款無成法今諸臣又云復遼陽則難為守守遼陽則難為饒夫守遼陽而難在七百里之外不逾于守薊門而難在五尺之內饒遼陽而難在登旅之海不逾于饒薊門而難在通津之郊乎漢室邇邊甚者亦六七百里今榆永直走四百里而近三韓箕尾之墟太宗受命歲德所在安可當昌明之期逾紀不復臣始為庶常時遼瀋陷未二年臣實為因遼復遼之

說而中涓未靜外患姑存今十年遼人已散遼土已失更復數年壯者已老老者已彫河東稗叟無復識其版章者矣而國家議論之臣猶未有決故決三年之力可以集百年之功持十年之計不可成一日之事老子曰以道輔人主者不言兵善用之莫若果易曰果行育德袁崇煥以七閱月之精神僅殺一毛文龍而欲以五年不動之期坐年不動之算坐收封疆是臣所慨然思決于一奮也臣讀書不能精熟粗知大義不敢以危言高論動主聽亦不敢以飾說支辭干物議區區寸心但為國體邊計士氣人心

東坡先生集卷二

九

聞此一段實話涓埃微塵不能玄感臣亦有餘愧然臣之本意事情已具盡于此謹一一明白回奏不勝惶恐之至恩曰同奏三疏復奉嚴旨切責曰黃道周初疏狂肆妄議祖德曲庇罪輔屢旨詰問皆不實奏一味諛詞支飾本當重處姑從輕降三級調用危哉錢華亭之劉羣小揚言曰崇煥謀逆錢龍錫通逆其意必欲殺之且圖逼繼東林諸君子及黃子疏三上而周延儒意始回大璫如王坤亦頗心寬之故得減辟為戊吁亦危矣思陵初諸璫凡朝廷大舉措必引其機以待其自發多為陰移而不覺故凡攻東林者必默結焉使日夕陰以朋黨之名中于上蓋自史堇之攻龍錫始也吾聞諸先子徵士公言龍錫經而謹韓廣和而厚逆案同惡者乃以外廷不欲對上日豈不知令廣且令列內廷同惡者乃以外廷不欲對上日豈不知畏任怨耳一日名龍錫與韓廣入出一黃祿示之日中皆紅木瑯璫盡于此矣一按罪無漏也又以此三尺法非閣臣所宜司對上益怒乃令三法司同定所列始廣殊數百一人不敢違蓋此案烈帝實自為之非龍錫意也但攻東林者非此不足以此激諸璫共擠龍錫耳世之論者皆謂

當時延儒實心敬黃子甚故黃子疏三上而龍錫生

擬次冗濫清宿蠹以足軍需疏

思曰子庶當時作憂中官之範沒也增兵益餉而國日以貧弱蠹在內也

臣聞善爲國者有十年之算而後議三年之功議三年之功則必餘十年之算今之爲國者計絀于朝夕議懸于歲朔興師則如涉海治賦則如煮金汨沒淪胥茫無畔岸是誠天下臣子之所共痛也臣觀天下未嘗不富兵力未嘗不充諸臣任事之意未嘗不篤然而源始不清末流相倣汰一冗一冗旋生公一蠹一蠹隨伏物力已窮而撰索不已故今天下以爲貧國之患臣獨以爲富國之患天下之

黃子庶

患以爲國不見富臣之患以爲國不見貧夫主不見貧國朝夕而征之卿大夫士不見貧國朝夕而食之將帥卒伍不見貧國朝夕而益之則天下之必自富國者始矣臣觀故牒天下歲入紉四百萬出幾倍之相沿以來六七十年矣補續相移不見大匱神宗中辛寧夏朝鮮播州之師通費一千三百餘萬大婚大工又費千萬既二千餘萬矣天下百姓未盡加派大小臣工未盡奪精而三征以平大典亦舉久者不過六七年近者踰時而畢今東征之舉不過三年前後帑金沛發亦已千萬進無一步之獲養無一士之報而天下百姓已盡加派大小臣工已盡奪精猶

且益之填壑不已此其故不甚難知也方萬曆初載自穆宗以來一意節儉內儲上供果餌需血絹素之類一切裁減于是省直承風歲運之數詭冒乾沒一百八十七類旦夕清革又有察相繼之畱意綜核洞于邊疆之務是以天下少給暨三十年補苴易理今天下已承大弊之後外臣狎于刀錐內臣竭于鑽窄奸猾縱橫妄意一倖又有不識大體之臣以爲干戈可以大講百姓可以再索人不問醜正地不問易險聚兵而弄之以爲狼食者之唱于是天下顯然以爲左藏可以計覆太阿可以詞譎鹽鐵酒權可以復議鼓鑄征輸可以不紉中外蚩蚩維兵是利監門廝養

黃子庶

擊柝之徒皆有增兵益餉之思而天下冗濫奸蠹益不復可止矣臣觀薊鎮初額主客之餉不過數萬既七十三萬又既而百二十四萬方其數萬兵不加弱其百二十四萬兵不加疆今又益張兩協之卒至二十萬月餉二十三萬司農之臣引舊額而繩之則曰數年以來新餉之額益三百萬加納之數又百餘萬此三百餘萬皆以爲邊也夫誰爲此者撰膏血而焦原沃之乎故曰天下之患非見貧之患而見富之患天下之亂非若不足之患而若有餘之患也中官見富而織造服用鋪壁庫收食料之屬一切不省又益之衣甲火藥犒賞燎原之數以陰長其爪牙朝官見